

::: 中間內容區塊

新聞說明會紀要

時間：	九十三年九月廿九日（星期三）下午三時四十分
主持人：	陳部長唐山
列席者：	新聞文化司長兼發言人呂大使慶龍
地點：	本部一樓新聞中心
標題：	九月廿九日陳部長臨時記者會談話紀要
內文：	<p>呂大使、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p> <p>身為外交部長，我必須有責任及這種sensitivity來維護我國家主權，今天我們外交之所以走到這般地步，如此難做，有很多理由，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p> <p>我剛從美國紐約回來，在紐約時辦事處人員將新加坡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的相關報導送給我，我回到台灣那天早上八點鐘抵達機場，大約九點半、十點左右進到辦公室，我並非要用下午的會議公開譴責新加坡，我如果要這樣做的話就會循外交途徑來解決，召見新加坡駐台代表柯先生（按：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柯新治代表），所以此點請各位釐清。</p> <p>那天下午的會議是一個既定的行程，這是一個閉門會議，中南部五、六十位鄉親來外交部針對我國駐外館處之名稱問題向本人請願。就在會議中，我向他們清楚表明本人過去背景，曾被列為黑名單，過去是搞台獨的，爭取台灣民主化，我要台灣能夠尊重人權，我父母親過世時我無法返台，我一輩子在海外為台灣爭一個未來，為了台灣的民主、主權，我才會在美住那麼久。我今天當（外交）部長，我所能作的，能改的，難道我不作嗎？</p> <p>在這樣的setting、場合，在鄉親的面前，我向他們關起門來陳述：今天我內心很痛苦，你們在這裡向我陳情，好像我都不做事，你們不瞭解我的心情，今天我們所遭遇到的是多大的困難，連這樣一個小小（鼻屎大）的國家都可以在聯合國胡亂罵我們、說我們。國際上，有這種場合，而我們台灣在這裡什麼東西都沒有，沒有飛彈，但人家就說只要台海有戰事，就要台灣負責。中共目前有五、六百枚飛彈瞄準台灣他們不說，今天像新加坡，他們都可以在聯合國大會上說我們，甚至連李前總統曾經說過的話都被他們在搬出來說一遍。我是以這樣的心情以我們小時候所使用的話來向在座的台中縣市五、六十位陳情的鄉親陳述，讓他們清楚瞭解。我並非召開記者會公開批判新加坡，我是在向前來陳情之鄉親們關起門來說明。我一方面有理想，一方面也有務實作法，今天我們什麼事都還沒做，人家已經在聯合國裡面批判這樣多，說台海一旦有戰事發生的話，都要台灣負責，這樣公平嗎？所以我才向那些鄉親說他們這樣的作法是在討好中共【捧卵葩（台語）】，這是我針對這群人這樣說的，並非刻意要藉此場合公開批評新加坡，請各位弄清楚。</p> <p>我為什麼要講這樣的話，就是因為來陳情的民眾都來自中南部，用這樣的語言很容易溝通，我若去飯店或寺廟內，用外交語言與他們溝通，說我們要循外交途徑解決，今天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等等，我想他們聽不懂的。我用這樣直接的語言與鄉親們溝通，他們一聽便曉得外交部目前的困難在哪。我是要讓他們曉得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怎樣大的困境，有機會的話我們一定會來聆聽你們的意見，正名運動所追求的，在外交部能力所及一定竭盡所能配合。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政府一定要聽主流民意，不可能不聽，所以我是在那種不公開、私下場合講話的，而現在電視新聞所報導的是走鐘的（台語：失真）。這個社會有公道嗎？連我本來說話之原意都搞不清楚。</p> <p>有些人在電視上發言，表示唐山怎樣、怎樣，不知道外交禮儀。跟各位說，我相信我知道許</p>

多外交禮儀，我以前在美國就是作國會外交的，我相信我懂得很多。當然我也有我的個性，我相信辦外交並不是人家在欺負我，我就裝怙怙（台語：不回應），每一樣東西在外交事務上都需要忍耐，才是辦外交，不是這樣的！西方人非常欣賞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受到冤枉（台語）就說出來，有道理就可以跟他辯論。這是我從美國人身上所學到的。澳洲外長唐納到中國大陸說了一些不平衡的話，有媒體朋友問我，我就會批評他的說話不平衡，而我到目前為止尚未批評新加坡政府，我還沒有，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批評新加坡政府，我到目前都還沒有，我不需要再去講更多的話，所以此點請各位放心。新加坡對我們一直相當友好，一直是我們在亞洲可以信賴的好朋友。

很多人在電視上發言，這些人有資格批評我嗎？今天台灣外交搞成這樣子，誰該負責任？是那些在一九七一年讓台灣被聯合國踢出來的人應該要負責任。今天我當部長外交工作這樣難辦，誰要負責？今天哪一個人有權力說某一個人要下台，哪一個可以這樣公開說？今天外交會這樣難辦，不管怎樣做連聯合國都進不去，誰該負責？一九七一年聯合國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前，人家是開一條路讓你進去，由於當時那些人沒有把national interests（國家利益）放在台灣，結果造成今天這樣的困難，這難道我要負責任嗎？難道是民進黨要負責任嗎？民進黨絕對不須要去擔負起這樣的責任，我陳唐山絕對也不須要負這樣的責任。話雖然這樣說，但是我們既然被選民選出來，就像我們經常所說：一個政府是有延續性的，所以我們還是心甘情願去承擔這樣的困難，還希望能夠把他做好。

我談話重點在於：大家住在這塊土地上，大家的重點應該放在台灣這個地方，如果說台灣社會真的有愛心，如果台灣媒體真的希望台星維持良好關係的話，就不宜把我在關起門來所講的那些話擴大解讀，那就盡量不去提才對，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報導一堆，好讓新加坡知道台灣在作啥東西（台語）。這是愛心嗎？我曉得press freedom（新聞自由），但是我要說有一些有心人，藉著這樣的機會，不搞清楚我講話的場景，而故意引用那兩個字在那裡舞來舞去（台語），這難道是一個有理性的社會應該有的現象嗎？在場記者朋友你們比較年輕，不知道過去台灣的歷史，所以我在這裡向你們說明，希望你們瞭解這個情形，今天我們大家為了台灣這塊土地打拚。

我再次強調，今天台灣這個外交困境誰要負責任，難道是我要負責任嗎？例如跟新加坡關係搞壞，是我弄壞的嗎？大家想想看，台灣這個地方難道是這麼沒有理性嗎？幾個電視台call-in，幾個電視台讓幾個人在那裡講話，就算了嗎？上電視台講話那些人，他們不知道以前他們的親戚朋友把台灣的外交搞得這樣亂，他們不會羞恥嗎？不會感到見笑（台語）嗎？還敢在電視台裡面講大聲話（台語），今天在台灣這個地方，對批判外交的人而言，他們應該曉得誰才有資格來批判？應該自己問問內心，誰有資格來批判？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誰該對此負責？去思考一下子嘛！今天講這種大聲話，不要臉嘛！外交部長發言所該有的辭令我都曉得，我對美國人講話，不管正式不正式的場合我會講，但是開會那個場合並不是我要正式去抗議，我是要與我們的鄉親坐下來談，講大家能夠一聽就瞭解的，我是用這種語言跟他們說話。假定對我講話的這幾個字不能忍受的話，我說的非常清楚，我願意向任何人表示我的歉意。

我絕對不在家裡讓任何人隨便批評，我做錯事，我讓人家批評，我沒有做錯也是讓社會上每一個人有勇氣出來檢討一下。你們想想，我們一位前總統的發言，居然也被人家提出來在聯合國裡面檢討，我們國家生在這個地方的人難道都沒有感受嗎？我們的槍口應該要對準哪個地方，大家還不清楚嗎？台灣面臨國際地位的問題，你們這一代年輕人以後要怎樣走（台語）？要如何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你們好好想想！

我是要在這裡講出我內心所想講的話，我以前在這方面也是有相當經驗，但台灣不是只有在電視上說話的人就贏，也不是搶到麥克風，社會大眾就會支持你，我在台南縣作了八年的縣

長不是亂做的，八年內有五年的第一名，去找找看，有人能這樣嗎？難道我真的不會想問題？我真的像大家所說是一個粗魯人嗎？當然我有個性，我看到國家被欺負的時候，我應該講話的時候，一定會講，我連奧地利的visa拿不到時，我回國第二天就把該國駐台代表請到外交部，告訴他：你們講民主講到哪裡去？今天一個台灣外交部長要過境你們國家，而不是要去開會，卻連簽證都不給，在一個所謂「一個中國」原則下，抹殺了其他民主、人權及道義，這樣可以嗎？難道我當外交部長不能這樣講嗎？難道每次被人家欺負都不要出聲音嗎？這不是我的style。如果一旦出聲，就被人家說你不懂外交，那你從一九七一年到現在，幾年了，有什麼改善？默默無言對嗎？

那天來採訪的記者不像各位專跑外交線，不曉得來龍去脈。我不是那麼古意的人，我不是人家可以隨便欺負的，這種事情我看得很開，三十年黑名單我都不怕了，現在有什麼好怕的？我一心一意要辦好台灣的外交，我當部長就要把台灣的尊嚴扛起來，讓世界其他人覺得台灣有些值得尊重的地方，我每天都在想這些問題。所以今天就講多一點，讓你們瞭解！